

# 迴马岭诗五首

## 走近迴马岭

带着几许崇拜  
更有庄严与敬畏  
怀着无限深情的敬仰  
走近迴马岭  
小溪潺潺流水  
山峦蜿蜒起伏  
是您的美丽外表  
红色摇篮  
党员教育基地  
是您的内在之灵

红色传统孕育地  
抗日革命根据地  
是绛县永难忘怀的历史  
在那遭遇苦难的岁月里  
狼烟四起的烽火年代里  
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抗日战士  
年年峥嵘  
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赞歌  
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了  
屹立起来的是永垂不朽的战斗精神  
绛县人民革命之魂永远闪光  
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  
我们是勇敢顽强的绛县人  
先烈 忠魂 傲骨  
凝聚成今天的革命圣地  
绛县小延安—迴马岭

## 南瓜当碗

撒下一粒籽  
收获十颗瓜  
南瓜是个好东西  
艰难的岁月里  
它填饱了多少人的肚子  
颠簸流离的战争中  
它拯救了多少饿殍  
在绛县的小延安  
迴马岭  
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小故事  
1942年  
那是一个春天  
迴马岭漫山遍野生机盎然  
首长来视察  
碗筷不够怎么办  
智慧的迴马岭革命者高向荣  
南瓜中间切两半  
灌木条子是筷子  
政委王学海和县长芦旭东  
由衷赞道  
南瓜也可当碗用  
高向荣的办法就是多

## 一封鸡毛信

王朝礼是条汉子  
长得人高马大  
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 
人称气死驴  
更是响当当的飞毛腿  
1944年某天的下午  
他怀揣王学海书记的急件  
见人绕行见村绕道  
所谓艺高人胆大  
巧妙应对化解险情  
信件安全抵达  
这是绛县抗日故事  
一封鸡毛信  
永载史册

## 苗绍龙隐身

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 
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 
苗绍龙隐身了  
不准暴露身份  
不准发展党员  
不准对外联系  
保护一箱秘密文件

## ◇ 明霞

它其实是个空箱子  
但是它装满了同志的信任

一隐三年  
革命的火种可以暂时隐藏  
星星之火却终将燎原  
隐身是为了更好的崛起  
沉默中凝聚深情  
沉默中积攒实力  
在沉默中寒冬终将过去  
待到春日里漫山开遍映山红

## 窑洞藏粮

1944年的秋天  
狡猾的敌人假意送粮  
被我智勇的革命者识破诡计  
将计就计设下埋伏  
歼灭鬼子那叫一个爽

发动群众藏起粮食  
不给鬼子一口粮  
粮食藏窑洞  
家里缸空空  
鬼子饿急了眼  
搜不出粮来  
干瞪眼  
干瞪眼

# 捻上酸枣红

## ◇ 宋玉梅

第一次摘酸枣大约五六岁,紧跟在哥哥屁股后面,不记得酸枣摘了多少,只记得惊动了马蜂窝里的马蜂,一瞬间,数不清的马蜂嗡嗡的唱着战歌铺天盖地而来,小小的我哪能跑得不停挥舞着翅膀的马蜂,傻傻的

愣在那儿。还是哥哥反应快,他果断扔掉手中的酸枣,脱掉他的上衣盖在我们俩头上,大声喊:“趴下”,我们俩抱头匍匐在地上,一动不敢动,成群的马蜂在我们头顶盘旋,寻找突破口,记不清楚我们俩被可恶的马蜂蛰

了几下,也不记得回家挨父母训没有,只记得被马蜂蛰了比卫生所的医生打防疫针要疼,被蛰的地方肿了两三天。

老话说,好了伤疤忘了疼,到七八岁的时候,我就开始偷偷自行行动。炎热的中午,趁着大人们睡着了,装睡的我蹑手蹑脚溜出家门。陡峭的悬崖边,阴森森的老坟头,一边吃一边摘,酸酸甜甜,不大一会功夫装满上衣,裤子口袋。到了下午课,老师讲了什么,我全然不知,早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父母上地回来,也会顺手给我们摘两把酸枣。邻居家老头放养几十只羊。羊吃草的功夫,老头会给他心爱的小侄子摘一兜酸枣带回来,以至于老头过世,侄子痛哭流涕在祭文中读到难忘伯父对他的疼爱,难忘那一捧酸酸甜甜的酸枣。

等我再大些的时候,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元钱,就这五元钱,我呢也是一拖再拖。看到漫山遍野红红绿绿的酸枣,心里有了主意。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,听到家里的大公鸡第一声鸣叫,立马翻身起来,拿上早就准备好的竹筐,铁钩,又一次溜出家门。我们这有句俗语:樱桃好吃树难栽!被密密麻麻的酸枣刺扎到手也是常有的,每次把扎破的手指放嘴里吮吸一下,就不感觉疼了。

太阳升起一丈多高的时候,我的

竹篮已经装满。这个时候也是早市上人最多的时候,我拎着竹篮一路小跑,左手累了换右手,右手累了再换回来,一头热汗,刚放下竹篮,贪嘴的分指的孩子就围了上来,抓上几个放进嘴里。人家父母每个月都是有工资的,他们口袋里每天都有三毛五毛的零花钱。他们像叽叽喳喳的小鸟:“你的酸枣怎么卖呀?”我拿出父亲喝茶的玻璃杯,应声答道:“两毛钱一杯。”不到半个小时,一竹篮酸枣被跟我同龄的孩子抢了个精光。兴奋地数着那一堆一毛两毛的纸币,竟然有五块之多。在分指校门口摆摊的一个老太太看到了,说:“孩子,你以后摘下给我送来,我全部要。”后来,每逢礼拜天,妈妈也会帮我摘酸枣,每次都能卖七八块钱。再也不会因为几块钱学费犯愁。

颜色深红,硬点的酸枣发甜,红过了发软的那种要酸一些,个头大肉皮厚的那种最好吃。现在一年四季各种水果应有尽有,不止城里孩子,村里孩子也不再稀罕酸枣。捻上的酸枣比我们小时候更多了更红了。

前几年,我有次回娘家,妈不在,弟媳说去捻上打酸枣去了,酸枣仁是中药材,不分红的绿的,一杆杆子打下来,捻下早就铺好旧床单,用簸箕簸去枝叶,收酸枣的药材商当天就到村里挨家收了去,像我母亲一样的老人闲不住,每天卖个三十五十,高兴得如同我们小时候一样。

又是一年酸枣红。贪嘴的我还会摘上一捧,酸酸的,甜甜的……

